

第一章

宋美龄飞返陪都 蒋介石惊闻巨变

此故事开始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

“陪都”重庆。白市驿机场。

蒋介石在贵宾休息室里已经坐了一会儿了，呆在这儿的
人不多，只有几位政府大员，一批肩上有着两颗甚至三颗耀
人眼目的星花的将军，委员长的一些亲戚和亲信。他只与他
们简短地说过几句话，或用眼神与他们打过招呼，就闭上眼睛
养神了。可他觉得心里无论如何也静不下来，就问身边的
陈布雷道：

“飞机还有多久才能到。”

陈布雷取出怀表看了看，躬下身子说：

“大概还有半个小时。”

“你陪我出去走走吧。”他睁开了眼睛。

走出贵宾厅，蒋介石只扫了一眼那间巨大的旅客候机室，
那里面挤满了同样是来迎接将要回到重庆的这位贵人的
人们。他们中有民主人士，新闻记者，社会各界代表。

蒋介石来到了机场的停机坪上，他沿着一根白线不停地
来回走动，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地玩着一种专心的游戏。

蒋介石乳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
介石，浙江奉化县溪口镇人。1887年10月31日，出生于玉泰

盐铺楼上。15岁时，娶毛福梅女士为妻，毛生蒋经国。36岁时，又与才17岁的陈洁如结成良缘，前与姚怡诚也同居过。41岁时，同有中国第一美人之称的宋美龄又结为了夫妇。那年12月1日下午3时，蒋介石和宋美龄先于宋宅举行基督教婚仪，由牧师余日章主持。然后又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中国式结婚典礼。证婚人为蔡元培，介绍人是谭延凯、王正廷。蒋把与宋美龄结婚视为平生最为得意之事，因为宋美龄不仅品貌绝佳，极有才气，更重要的是她的大姐是孙中山的夫人，她的父亲宋教仁是同盟会的首创者之一，国民党改组后为代理理事长。宋美龄是下嫁他蒋介石的。在他一生与不少女人的艳事中，他与宋美龄在浙江莫干山的湖光山色中渡过的新婚蜜月是他最难忘的。20年过去了，他和宋美龄的感情还和新婚时一样。

将要回到重庆的正是当今中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女士。她从美国回来。他盼望着夫人能从罗斯福总统那儿给他带回来一点儿好消息。后来，委员长就踩着那根白线站住了。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大氅，手里拄着那根光可鉴人的黄杨木手杖，一动不动地望着那堆满了铅灰色云层的西边的天空。陈布雷觉得心里有一种感觉，这就是委员长像极了一棵掉光了树叶的老树，没有了来春复生的生机。但他无论如何也是不敢把这种感觉说出来的，陈布雷的心里也感到了一种极大的悲哀。

机舱门打开了，宋美龄从那扇不及人高的舱门洞里低头钻了出来。她穿着一件貂皮的银灰色大衣，一头染过的漆黑的秀发高高地挽在头上，显得极为端庄而华贵。她先在那机舱门口站了一瞬间，似乎在驱赶旅途的疲劳和调整某种心态。一瞬间，这仅仅是一瞬间，她的那双大而浓黑的美目立刻捕

捉到了她日思夜想的那个人，她的“达令”。她的脸上飞快地堆满了令人欣慰的笑容。一声娇滴滴的“达令！”从她的嘴里飞了出来。她轻捷地快步从只有几级的舷梯上走下来。蒋介石在他的夫人刚从机舱里露出身子来时，他的一张清矍干瘦的脸上也即刻堆满了笑容。他也快步迎着他的夫人走去。所有来迎接她的社会名流们全都站住了。他们全都明白，这第一份殷勤当然不是属于他们的，得让给委员长先生去献给他的夫人。如果依得宋美龄在美国社交界所学到的那些礼节，她会扑到她的“达令”的怀里，紧紧地和他拥抱，亲吻，可在这儿，在中国，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她的这个不喜欢以过份激烈动作为感情表达方式的老头子，她只是拉住了他的手，或者说，她将自己的一双手放到了委员长先生干枯的手里，由他轻轻地捏了一会。

“你瘦了。”她心疼地轻声说。

“不不不，”蒋介石摇头道，“我不还是那个样嘛。我从小脸上就没肉嘛。”他努力在脸上挤出一丝难得的，更大一点的笑容，用一种调侃的语调说，“现在上了点儿岁数了，这就是福了。不是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吗？”

“达令，你不老，在我的眼里，你一直和我第一次见到你时一样年轻。”宋美龄说话的语气满带真情，一双眼睛一刻儿也没有离开过蒋介石的脸，“你今天的气色相当不错。”

“是嘛？好了，我们回去吧。”

蒋介石陪同宋美龄走过来，让她与大家一一见面。她与那些她认识和不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要说一句或者两句话，这些话都十分得体。在他们的心里和眼中，夫人是难得的杰出女人，委员长的这个家有一小半儿其实是由她当着的。她来

到国民党上将，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的面前了，站住多说了两句。

“夫人为国为民劳累奔波，一路上辛苦了。”杨森恭恭敬敬地说。

“谢谢。”宋美龄向他点了一下头，突然想起自己在美国就听说这位好色如命的司令大人又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十姨太，心里感到极不舒服。可她在这种场合不会把心里的这点儿情绪表现出来。她说出口的是，“杨司令，你好福气，听说你又得了一位才貌双全的佳人，她叫肖韵，重大的女学生，是吗？什么时候我和委员长要去府上讨一杯喜酒喝呢。”

“惭愧，惭愧，夫人说笑话了。”杨森显得有点儿尴尬，“委员长和夫人如能光临寒舍，真是我杨森的福份了。”杨森说到这儿，看到委员长眼里露出了不耐烦的神色，把本来还想说的话吞回肚子里去了。

蒋介石和宋美龄坐进了罗斯福总统送给他们的那辆雪铁龙轿车。由摩托车和站满了荷枪实弹军人大卡车开道，一长溜数十辆车子离开了白市驿机场，声势浩大地经歌乐山，向着市区驶去。

这车子的前面座位上坐着老实敦厚的陈布雷先生。宋美龄知道，他是蒋介石的半个脑子，他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无所不晓，老头子发布的敕令文稿都是由他执笔的。老头子不但看重他，而且依赖他。

蒋介石自上车后，就把夫人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轻轻地，长久地爱抚着，他甚至把这双手拿到嘴边去亲吻了两次。宋美龄当然明白老头子心里在想着什么，他十分急切地想知道她从美国给他带回来了什么好消息，但他又不开口问她，他

是要她主动对他讲出来。

“达令，你的那封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亲笔信，我到美国的第二天就亲手交给了他。罗斯福总统接信后当即就看了信，他笑着对我说：蒋委员长的意思我知道了，中国现在的抗战形势我们应该说是清楚的。美国是中国的好朋友，我们当然应该帮助中国。”

蒋介石笑眯眯地打断宋美龄的话道：

“罗斯福总统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领袖，那次我见到他时，我对他的印象极佳。他为人和气，思维敏锐，心胸开阔，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是很有眼光的。他说得不错，我们中国也是美国的好朋友。”

宋美龄知道蒋介石是要她自己把那最重要的话讲出来。这话怎么讲，她在飞机上就想了很久了。她明白老头子是不喜欢她说话绕弯子的，可这事儿她不得不多说一些，尽量把那最后的结果冲淡点，使他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罗斯福总统把你的这封信交给了国防部，要他们尽快研究出一个最佳方案出来。三天后，我应邀参加了国防部一个专门的会议。这个会议的名称叫做中国战场、太平洋战场、二战总格局。我注意到了到会的有这样一些人：罗斯福总统、他的特别助理霍普金斯、国务卿、国防部长、以及从欧洲战场专程赶回来的巴顿将军、马歇尔将军、将要派到中国作你的参谋长和担任中国战区司令官的史迪威将军。我还注意到了，你写给罗斯福总统的那封信被印发到了在坐各位先生的手中。”

蒋介石又点头打断宋美龄的话道：

“罗斯福总统是个很负责任的人。很好很好。”

“会议开始后，总统先生最先讲了话。他确定了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美国如何帮助中国。这个会议一直开了三个小时，所有到会的先生全都发了言，我也介绍了我们中国抗日战争的大概情况，特别强调了我们中华民族有抗战的极大热情，可我们缺少武器装备和十分必要的经费开支。巴顿将军的发言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赞成。他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他们几乎摧毁了我们在珍珠港的全部的舰队。可二战有两个战场，现在的主战场还不在亚洲，而是在欧洲。我们必须首先击败希特勒。目前，斯大林的苏联红军已抵抗住了德国法西斯的猖狂进攻，并积蓄力量以形成反攻的趋势。我们美军和英军的大部队也开始大量集结，其它一些国家的反抗力量也组织起来了。不久，全面的向希特勒的反攻就要开始了。因此，我们现在的主要的精力要放在欧洲而不是放在亚洲。而太平洋战场全面反击日本现在还处于准备阶段。所以，目前我们对中国的援助虽然是必须的，但还不是最重要的。”

宋美龄感到蒋介石抓住她的那只手加大了力量，他这是心里生起了一股怒气。可她不得不继续说下去。

“史迪威将军发表了一点不同的看法，虽然他在整个战略计划的安排上同意巴顿将军的意见，但他觉得中国战场也是十分重要的，太平洋战场要加紧准备。最后，他们研究出了这样的一个对华援助方案：调两个航空大队到中国战区，装备中国军队的三个机械化师，另提供2亿美元的物资援助。”

“就这样一点点吗？”蒋介石的眼睛里冒出了怒火。

宋美龄没有立刻回答他，而是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讲下去。

“后来，我四处奔走，私下拜访了国会的一些议员，又两

次会见了罗斯福总统，希望能增加这笔援助经费。但罗斯福表示实在是爱莫能助了。”

“你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蒋介石不知什么时候把他的雪白的手套戴在了手上，他挥了挥手说，“这个罗斯福是个很狡猾的人，我呢，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我找他要的是10亿美元，他却只给了我2亿。这很简单，你不仁我就不义。他不是要在我这儿修飞机场建军事基地吗，我也把他的这份儿打算削掉五分之四。我要叫他明白，我姓蒋的也是说话算数的。畏垒，回去后，你立即给我拟一份电报，今天就给罗斯福发出去。”

陈布雷回过头来说：“知道了。”

宋美龄听了蒋介石的这些话，心里很是生气。但她是十分了解蒋介石这个人的，他不这样想、这样说，那就怪了。他从来就欣赏曹操说的那句话：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事儿很大，她不便和他争。罗斯福要在中国建多少军事基地，她是答应了他的，这只有以后慢慢儿的和他商量了，要选他心情好的时候。她心里还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要对他讲，而这件事是拖不得的。想到这里，她说：

“达令，我回国来的头一天，罗斯福总统来看了我。他对我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蒋介石说话的声音变得很粗了。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得到了一个可靠的情报，日本人制定了一个0073计划，拟在两年的时间内实现对我们中国的全面占领。在巩固他们的东北，华北，华东，中原，华南的基础上，修建一大批秘密的飞机场，打通一些要道，攻打重庆，以

期占领整个的大西南和大西北。”

听到这儿，蒋介石显然大吃一惊，他刚想闭上的眼睛又大大地睁开了，他将信将疑地望着他的夫人宋美龄，他似乎不相信她刚才说了一些什么不沾天不沾地的话。宋美龄继续说下去：

“由西尾寿造侵华日军总司令亲自拟定的这个0073计划，日本天皇已经过目，东京的大本营陆军部已经核准，并指令西尾寿造秘密地加紧实施……”

“娘希匹！”蒋介石终于大骂了一声，“小日本也真是太嚣张了。罗斯福他怎么说？”

“罗斯福先生建议我们一定要搞到日本人的那份0073计划，然后我们才好采取相应的措施，粉碎他们的这个阴谋。”宋美龄道。

“他知道日本人的这个计划放在哪儿吗？”

“母本在南京，北平的华北占领军总部也有一份。”

蒋介石闭目养了一会神。陈布雷转过头来，与宋美龄对视了一眼，轻轻地摇了摇头，意思是劝夫人不要再说下去了。宋美龄苦笑笑了笑，算是对他的回答。

这一路上，蒋介石再也没有说一句话。回到德安里他的官邸后，他叫夫人去洗个澡，自己一个人呆在书房里拿出了他最喜欢看的曾文正公家书来，胡乱地翻了一阵。陈布雷呆在书房外面，不敢离开一步。他明白，委员长一定是要传一个人来见他。果然，半个小时后，他被蒋介石叫进了屋里。

“你去把戴笠给我找来。”委员长用十分生硬的语气说道。

陈布雷如释重负地走了出去。他心里所想的委员长要找的这个人正是戴笠。

戴笠接到陈布雷的电话后，立刻飞车来到了德安里。他轻手轻脚地走进校长的书房时，一眼看见校长和夫人并排坐在两张椅子上。他们没有说话，显然正在等他。

“校长好，夫人好。”戴笠恭恭敬敬地向他们行一个礼，然后端端正正地站在那儿等着他的校长的训示。

“戴将军，请坐。”宋美龄用手指了一下对面的一把椅子。

戴笠去那把椅子上坐下来，把身子放得很端正。刚才，他也是到白市驿机场去接了夫人的。他是知道这次夫人到美国去的目的的很少几个人之一，夫人一回来，校长立刻要传见他。在来德安里的路上，他怎么也想不出来委员长要把什么事儿交给他办。从陈布雷的电话中，他听出这事儿仿佛又急如星火。看校长那脸色，没有一点儿笑容。他的心里立刻紧张起来。

宋美龄看了蒋介石一眼，这意思是由他来说。

“戴笠，你跟了我有10多年了吧？”蒋介石似乎很随便地问道。

“不不，校长，有二十年了。”戴笠回答道，“1922年，我在上海打烂仗，连吃饭睡觉的钱也没有时，校长就开始看顾我了。在黄埔军校时，您是我的老师。1930年，您让我当了10人团的组长。在力行社和蓝衣社，校长总是不断地提拔我，后来，您又把最重要的军统交给我掌管了。”

“是的，是的，你办事我总是放心的。今天把你叫来，是有一件事要你马上去办，而且一定要办好，只准成功，不许失败。”

“戴笠明白。”

“是这样的，”蒋介石喝了一口白开水道，“日本人搞了一

个0073计划，要攻打我这重庆，把我们整个中国都灭掉。这个计划的重要性就不要我说了。你立刻到南京或者北平去一趟，把日本人的这个计划给我搞回来。不惜一切代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戴笠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挺直了身子道：

“戴笠明白了。”

宋美龄站起身来，走到了戴笠的身边，用她那种好听的温和的语调说：

“戴将军，此行任务重大，可以说，你是系天下安危于一身。你不要辜负了校长对你的信任。我们等着你凯旋归来。委员长刚才对我说了，他要在你的的肩上再为你加一颗漂亮的星花。”

戴笠感激涕零地说：

“请夫人和校长放心，学生此去，不成功，则成仁。”

“我不要你去死，你一定要把那个东西给我拿回来！”蒋介石眼睛瞪得很大地说道。

戴笠走后，宋美龄又回来坐到了她刚才坐的那张椅子上，说：

“达令，你放心，戴笠是很会办事的。我再对你说点其它的话吧。”

蒋介石知道她还有什么话要对自己说，于是点点头，这也是他十分关心的。

“我在华盛顿找了布朗克大律师，他为我们办好了所有的财产登记和转移手续。我一共买下了五个牧场，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华盛顿置下了房地产，买了美孚石油和福克汽车公司的股票，在拉斯维加斯顶下了一个赌场。”

“就这些吗？”

“就这些了。”

“好吧。”蒋介石的脸色好看一些了，“走吧，我们去吃饭。我叫人给你搞了一条娃娃鱼，你不是最喜欢吃这个吗？”

“谢谢你，达令。”宋美龄感激地说。

吃过晚饭，蒋介石和宋美龄到花园去散步。宋美龄像是突然想起地问道：

“达令，我在美国的时候，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约翰先生回到华盛顿述职时碰到了我。他对我说，美国大使馆被一个窃贼偷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谁这么大胆？连美国大使馆也敢去偷？”

蒋介石明白，夫人对美国的感情是很深的。她这次到美国去，干成了其它任何人都干不成的很重要的事情。她1908年就与二姐宋庆龄赴美，先后就读于威斯理安女子学院和卫尔斯利女子学院，并取了个美国名字美龄·奥利夫·宋，直到1917年才回到中国来。美国人对她有一种天然的好感。如果没有她，没有美国人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也许他早就完蛋了。这件窃案夫人是一定要追究的。不告诉她她也会很快地搞清楚，就如实说道：

“夫人，这件事情我本来想等到明天对你说，你今晚得好好地休息一下。但既然你已经知道了一点，我就只好现在告诉你了。事情是在你离开重庆五天后发生的。这个窃贼手段很高，他几乎把美国大使馆值钱的东西都偷完了。黄金、美钞、首饰、文物字画、古董。只有武器和文件没有丢失。现场勘察只留下了一个人的脚印，其它什么线索也没有。”

“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个窃贼吗？”宋美龄问。

“估计是那个飞天大盗郎世杰干的。”

“郎世杰？就是那个住在金山寺的强盗？”

“就是他。这个人太厉害了，听说他的武功是没人能比的，他还会什么易容术。他不比一般的强盗，这个人很会动脑筋。他住的那个金山寺山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现在是抗战时期，不好派军队去剿灭的。你真的去了，他又不知会从哪条暗道溜走了。最近，我叫杨森在本地替我找个熟悉那金山寺的人，从那里面拉个人出来作我们的内应。如果这件事办成了，那郎世杰也就逃不掉了。”说到这儿，蒋介石看了宋美龄一眼。

“达令，我们明天到杨森那儿看看去。”宋美龄立刻说。

“好，好，好。”蒋介石应道。

第二天，蒋介石和宋美龄驱车去了杨森的官邸。回重庆养伤的杨森正在七姨太房里打麻将，听说委员长和夫人驾到，赶忙迎出大门口来。蒋介石听说杨森在打麻将，就说：

“子惠兄，我也好久没有玩这个东西了，今天夫人刚回来，我放自己一天假，陪她休息休息。走走走，我们一起去玩玩。”

无事不登三宝殿。杨森明白，蒋介石到他这儿来，决不是来打什么麻将的。他一边胡乱地打牌，一边心里乱七八糟地想，终于叫他给想着了。二十天前，蒋某人不是叫我替他办一件事儿吗？现在他和夫人来听回信儿了。想到这里，他就说：

“委员长，夫人，那件事儿有一些眉目了。”

蒋介石把一块红中拿在手上，看了杨森一眼，装着不明白杨森在说什么地问：

“子惠，你说的什么事情呀？我怎么一点都记不起来了。”

“金山寺，郎世杰那件事。”杨森说。

“啊，原来是这事。你看，你看，我都差点忘了。你说的有点眉目了是什么意思？”

“那山寨里有个老二叫爬山猫的，他已经答应做我的内应了。”

“好好好，你抓紧办吧。今天打牌，不谈这个了。”蒋介石打断了他，并用眼色止住了宋美龄的打算插话。

这杨森已与爬山猫商量好，想法激郎世杰到他这杨府里来偷东西。他已布下了陷阱，只等着那姓郎的来了。本来他想要把这一切全都对蒋介石和宋美龄说的，可蒋介石不要他说下去，他只好把这事儿吞回肚子里去了。

八圈麻将打下来，蒋介石成了大赢家。

第二章

金山寺黑道聚会 郎世杰再进渝城

离重庆约500来里有一座大山，自古叫做藏金山，又叫金山寺。传说八大王张献忠入川之时，把自己的金银财宝全都藏进这山里去了，可几百年来谁也没能从山里找出一点儿来。这山山连山，山环山，山接山，山套山，山里有山，山外有山，山下有山，山上有山。又这山里的20多座庙宇，香火不绝；又有传说，在晨钟暮鼓敲响之时，那庙里常有真佛现金身。如此一个好去处，官家是不好管的，这就被黑道中的一些大腕儿看中了，占了它作自己的神仙府第。

如今，这山大王是一个叫做郎世杰的人，约30多一点年纪，白净脸皮，人称飞天大盗。他坐稳了这把交椅儿快10来年了，可见他那一身本事实在了得。郎世杰在江湖上好结交朋友，这华夏地面上他走在哪块儿也是有人照应的。2月28日这一天是他的生日，南边北边东边西边不请自来的黑道中的朋友竟有100多人。郎世杰心里欢喜，自然要留住众人多耍些日子。无非或骑马射箭，或观山望景，或喝酒吃肉，各自吹嘘各自在道里新近干出了什么绝活儿。28日这天是郎世杰的正生，酒席宴上，那番热闹劲儿自不必说。一位湖北来的朋友借着酒意端了一大碗酒来到了郎世杰的席上，说：

“郎大哥，都说这世上没有你哥子偷不到的东西，我出一

个题目给你玩玩，你去把这活儿做下来，我在湖北那一彪子人马今后就听你郎大哥调遣。假如做不下来呢，你就把你这金山寺的镇山之宝，那尊金佛爷送给小弟我保管。怎么样，你敢和我打这一个赌么？”

众人一听此言，全都站了起来，要听那郎世杰怎样回话。

郎世杰听了这位湖北兄弟的这番话，知道他不是闹着玩的，就回道：

“胡兄，郎某倒想听听，你那是一件什么活儿？”

“好，痛快。”这位胡兄一拍大腿道，“东西倒不值钱，可那地方你要进得去又出得来就算你有真本事了。我听说，重庆那杨森老头儿新近又娶了一房十姨太，杨森喜欢得心肝宝贝儿似的。你到那杨府里去走一遭儿，把杨森那十姨太的小衣儿偷回来，我就真服了你了。怎么样，你是敢去呢还是不敢去？”

这郎世杰什么没有偷过，可去偷一个女人的内衣内裤却是他没有听说过的，这不是有些下作了吗？可他立刻看到，这大厅里的100多双眼睛齐刷刷全都一眼不眨地看着自己。他明白，不应下这件事儿是不行的了，他掉不起这个身架儿。兄弟们要他们为他们玩个新鲜的，他不能扫了大家的兴。想到这儿，他起身回道：

“众位兄弟，郎某就留大家在我这山寨好好儿的玩几天，我这就去那重庆城里走一遭，多则7日，少则5日必定回来。”

众人听了郎世杰这个回话，不由齐声发出一个“好！”来。

郎世杰当下就辞别众人，回到房里，对夫人游水仙说自己要到重庆城里去一趟，又叫来了山寨的二爷爬山猫，把山寨的大事儿交待了一番，稍作收拾，然后又去对面的一座庙

字找自己的军师天祈大师，没找着，只好往山下走去。郎世杰走到半山落花亭时，一眼看见金山寺的住持天祈大师在那儿等着自己，忙快步走过去说道：

“天祈大师，原来你老人家在这儿，叫我好找，晚辈要下山去干件活儿。”

“贫僧已经知道了。”天祈大师双手合十道。

“这是江湖上各路兄弟一时激起之事，从我本心来说，我是不想去做的。”郎世杰面有难色地说。

天祈大师却拈须微微一笑，向郎世杰说道：

“世杰，我已替你打了一卦，去得去得。这是好事儿呢。”

“这么说，我干成了这事，山寨又可收得湖北那一彪人马了？”

天祈大师没有回答他，挥挥手闭了眼说：

“去吧，去吧，早去早回。”

郎世杰下得山来，在山下的马房里骑了一匹追风赶云的快马，于第二天傍晚就到了重庆。两个月前，他曾来到过这里，在那美国大使馆里走了一遭，把值钱的东西掳了个精光。这会儿通缉他的风声还紧，他不得不加倍地小心。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客商模样的人，住进了离杨府不远的一个小客店里。由于路上太疲乏了，这天晚上他没有出去，一觉睡到了大天亮。

第二天吃过早饭，他坐在那店前的一把竹椅子上剔牙缝儿，一双眼睛盯紧了那杨府的大门口。果然不出他所料，那大门里走出来了一个挑着箩筐的伙房大师傅模样的人。他随着这位仁兄向着菜场走去。

等这大师傅买好了菜，挑着正要往回走时，郎世杰走过

去向他略一施礼道：

“这位师傅，请借一步路说话。”

这位大师傅见郎世杰并无恶意，就随他来到了不远处的一个小酒馆里。郎世杰叫了一壶酒，几样下酒的好菜，说：

“师傅贵姓？”

“贱姓黄。先生贵姓？”

“贱姓周。”

“你有什么话要说？”

郎世杰没有忙着先说话，却从口袋里拿出10个袁大头来，放到了这位姓黄的大师傅的面前。他一眼就看出黄师傅对这孔方兄没有什么恶意。

“黄师傅，请收下了我好说话。”郎世杰说。

黄师傅一边儿嘴里说着“无功不受禄，无功不受禄”，可那手儿却把这10个袁大头放到口袋里去了。

“黄师傅，你是杨司令家里负责煮饭的吧？”

“周先生好眼力。我到这杨府已经5年多了。那杨森老爷吃饭并不是十分挑剔的……”

“黄师傅，我向你打听一件事儿。我听说近些日子你家老爷又大喜了。这个十姨太，她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家住哪儿？她在杨府中住在什么地方？”

“哟，周先生，你是问十奶奶呀？她初来乍到的，我也只见过她两面，你要知道的这些，我还不十分清楚呢。”说到这里，他把刚才揣进口袋里的那10个袁大头又掏出来了，“周先生，这我就无福消受了。”

郎世杰笑着拦住他的手说：

“黄师傅你不要急嘛，你还可以回去为我打听一下的嘛。”